

母亲住院记

毛守奎

母亲住院了,因为咯血。80多岁的母亲,患有老慢支,常年咳嗽。偶尔会痰中带血,在家吃点父亲的“神药”,也就是从菜园子四周挖的“刺节苗”(学名是刺蒺),整苗熬水喝,每次都很灵。父亲说,这是他从古医书上得来的秘方,具有很好的止血功效。母亲相信父亲,在家里还备有许多晒干的“刺节苗”,以备冬天之需。

这次出血比较猛,母亲说咯了几大口,当时把她吓坏了,于是,赶紧给弟弟打电话。弟弟是个大孝子,听说母亲咯血,撂下手头的工作,飞一样地赶回家,立即把母亲送到了县医院。

县医院条件还不错,从头到脚全面检查,抗炎、止血、吸氧,该用的手段全面总动员。母亲以她特有的人格魅力,和医生、护士很快便处得十分融洽,也换来了医生、护士的嘘寒问暖,关怀备至。

母亲是个老病号,人常说“久病成医”,母亲知道关注结果。第一天咯血,第二天咯血,第三天还在咯血,她老人家精准计算着每天的咯血量。尽管咯血量并不大,但咯血不止,还是让母亲非常紧

张,原本以为到了医院,一切交给大夫就没事了,而今的状况,使母亲更加不安。越是紧张,似乎治疗效果越不佳,这回该大夫着急了,医院仅有的几种止血药,联起手来,全灌进了母亲的体内,医院最高级别的抗生素,也被派到了抗炎第一线……

“哥,妈妈住院了,咯血,本来不想告诉你,可现在大夫让转院,怎么办?”还在美国的我,顿时也蒙了。怎么办?作为医生,我是家里的主心骨,知道母亲的身体状况,马上联想到了最坏的结果,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一面紧急预定回国的机票,一面立即与国内呼吸专家朋友们联系,讨要尚方宝剑。“老人家患有老慢支、肺心病、肺气肿、支气管扩张,出血应该是炎症侵袭扩张的支气管血管所致,治疗方法明确,抗炎、止血。大量出血可以考虑支气管镜局部凝血,但考虑到是弥漫性出血,支气管镜似乎发挥不了作用。目前,抗生素和止血药都用到了极致,出血量不大,要高度注意防范出现血栓的风险……”专家们给出了专业意见,转院似乎意义不大,只

有继续麻烦县医院的同行们费心。

医生、护士们一反平时对母亲笑嘻嘻的常态,一脸严肃的巡查,这让本来就敏感的母亲,心里面感到了害怕:“害了一辈子病,这次难道真的过不去了?”母亲心里泛起了嘀咕,也开始担心那最坏的结果。

其实,紧张的不仅是母亲,陪床的弟弟更是提心吊胆,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母亲。医生同样紧张,面对母亲这样的特殊病人,他束手无策,这是责任心在叩问。

当医生发现母亲的血氧饱和度只有60%~70%时,着实吓坏了。“吸氧!吸氧!吸氧!加大流量!不能停!”当母亲感觉吸氧管刺激不舒服,自己把吸氧管拿下时,医生一个箭步冲过去,迅速把吸氧管给母亲重新戴上。

医生频繁找弟弟谈话,告诉弟弟:“你母亲是呼衰,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,赶紧转院……”,言外之意明明白白,“哥,什么是呼衰?”弟弟颤抖着声音,怯怯地问我。

我知道母亲的情况,一辈子咳嗽,肺功能极差,这也造就了她对缺氧极高的耐受能力,只要咳嗽一阵子,她就会口唇发

紫,浑身乏力。过去,她会蹲在地上,好一阵子才能缓过劲来,后来,我们在家给母亲安装了制氧机,只要感觉没劲儿,或者咳嗽过后,她都会立即吸一会儿氧,便会明显好转,感觉舒服许多。

母亲是一个极易受情绪影响的人,作为一个从小就咳嗽,年轻时就因肺心病而躺不平,后来,还是得益于舅父几次将母亲接到北京调养,再加之后来生活条件的改善,孩子们的孝顺,孙辈们的争气出息,这都成了母亲顽强生命力的养分,正如舅父所说:“你母亲就靠好心情活着。”这也许是医学史上的奇迹,生命力的奇迹,不管怎样,这更是我们的福气。

考虑到已经出血很少,而住院又不得不按照医嘱大量输入止血药,由于对种种风险的担心,再加之母亲的高度紧张和恐惧,我们决定接母亲出院回家。我们求医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,查房时告诉母亲已经好了,可以出院啦。听了医生的话,母亲心放下了,紧张的心绪平复了,当天真的没再咯血。我知道这是心情使然,病情只是得以缓解,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

了家。

我和家人像对待国宝一样看护着母亲,吃药、吸氧,为老人家变着花样做各种她喜欢吃的食物。母亲和父亲像小孩一样,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,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甜蜜的笑容。

我和弟弟相视一笑,我们的家还在。每次从外边回来,我们总会大声地学着儿时的样子喊一声:“爸、妈,我回来啦!”听见喊声,父母就会起身往门口走,去迎我们。那快活的神情,极像儿时的我们,一听见父母回来,总是一下子冲到门口,扑进父母的怀抱……

拥抱着父母,我安慰他们:“无论是医疗条件,还是生活条件,现在都有了巨大的改善,长命百岁不再是梦想。”“以后呀,要是活不到100岁,可是要写检查的哟。”我开着玩笑。母亲一脸委屈地说道:“妈妈不会写检查咋办?”我一板一眼地答道:“那没有办法,您只有好好地活着。”我们一家人相拥着开心地笑作一团。

时光流转,就像回到了幸福的从前……

从鲁迅“笔名”说起

张桂柱

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,鲁迅、老舍、巴金、曹禺、茅盾、丁玲、郭沫若、艾青等名字,与他们笔下的一篇文章、一部部惊世之作,璀璨的中国文学浩瀚星河,滋养着亿万国人的灵魂。而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,并非各自本名,是用在作品上的“笔名”。久而久之,名扬天下。

作家为自己选定某个“笔名”,绝非随性所为,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寓意,或是性格体现,或凸显其文风,或为隐去其身份。比如,使用“笔名”最多的鲁迅,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。

鲁迅本名周樟树,字豫山,后改名周树人,字豫才。鲁迅为先生1918年5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狂人日记》首次使用,大意为愚鲁且迅疾。此前的1903年留学日本时,先生在《浙江潮》上发表《斯巴达之魂》文章时,曾署名“自树”;1907年、1908年在《河南》月刊发表《人之历史》《文化偏至论》论文时,署名“令飞”“迅行”。

鲁迅一生中使用过多少个笔名,说法不一,一说150多个,《鲁迅全集·附集》记载是110多个。先生

在上海的9年间,是文学创作最为辉煌时期,呕心沥血撰写的数百篇杂文、散文、小说等,编辑出版在《三闲集》《二心集》《南腔北调集》《伪自由书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《且介亭杂文》等专著中。那段时期,他在文章中使用的笔名达90多个(见北京鲁迅博物馆),有“何家干”“戎马书生”“丰之余”“苇索”“俟堂”“公汗”“隋洛文”“康伯度”“游光”“燕客”“旅隼”“L”等。

鲁迅之所以在文章中变换使用多个笔名,应当说主要与先生工作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。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加之先生性格倔犟,敢怒、敢言,很多文章尖锐犀利,直指社会时弊,抨击腐败官僚。为深刻揭露抨击腐朽社会制度带给国家、民族和人民的痛苦伤害,唤醒被奴役压迫的广大民众,同时,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和编辑同仁,最好的办法便是用多几个笔名发声,让仇视、诋毁自己文章的人,陷入被揭露和抨击的境地。

鲁迅的杂文看似似感而发,实则篇篇言之有物。如,1933年6月

10日、11日以“游光”“丰之余”刊登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上的《夜颂》《推》,8月16日、17日和18日以“游光”“苇索”“旅隼”发表的《秋夜纪游》《揩油》《我们怎么教育儿童的》,都是刺向那个腐朽社会的利剑,是唤醒“世上如果还真有要活下去的人们,就先该敢说,敢笑,敢哭,敢怒,敢骂,敢打,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的时代。”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(五)》

鲁迅在文章中虽然频繁更换笔名,但仍难躲避这样那样的“麻烦”。先生在《准风月谈·前记》中曾说:“其实,以为‘多谈风月’,就是‘莫谈国事’的意思,是误解的。”“从六月起的投稿,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,一面固然为了省事,一面也有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,只看作者的署名了。”可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,还是“使一些看见文字不用视觉,专靠嗅觉的‘文学家’疑神疑鬼”起来。当年,鲁迅在《花边文学·序言》中就讲到,当时主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的“编辑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的苦,到第二年,终于被挤出了,我可以就此搁笔,但为了赌气,却还是

改些作法,换些笔名,托人抄写了去投稿。”这就是“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”的鲁迅。

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、倡导者,他开创的白话文小说,让人们逐步从晦涩蹩脚的“之乎者也”中走了出来,接受到更多新文化、新知识、新思想。同时,让人们从“狂人”“阿Q”“祥林嫂”“孔乙己”“华老栓”“闰土”等人物身上,读懂看透“吃人”的封建专制,带给国家、民族的屈辱和伤痛。

今天,当我们再读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《彷徨》《南腔北调集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等作品时,“鲁迅”还是那个隶书般胡须面孔吗?“鲁迅”二字除了象征“敢说”“敢怒”“匕首”“投枪”之蕴意,是不是依然凸显“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,惟有他发扬起来,中国才有真进步”之精神?先生所秉持的“好的文艺作品,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,不顾利害,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”观点,及其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品格,是不是显得尤其崇高可贵?

雨润万物生

杨丽丽

每至雨水,便觉得是春在人间递出的一封情书,一笔一划,皆是温柔的呢喃,用湿漉漉的笔触,晕染开岁月的诗行。

清晨,被窗外滴答的雨声唤醒,那声音,像极了一位老友,在耳边轻诉着离别后的思念。推开窗,一股裹挟着泥土芬芳与草木清香的气息扑面而来,瞬间将我笼罩,这便是雨水独有的味道,是生命在沉睡一冬后苏醒的味道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这雨,像是知晓人间的期盼,于万物渴望新生之际,飘飘洒洒。它不似夏日暴雨的热烈奔放,也不像秋雨的缠绵悱恻,更不同于冬雨的清冷孤寂。春天的雨,是带

着温度的,是细腻且充满爱意的。每一滴,都像是春天的使者,轻吻着大地,唤醒沉睡的种子,抚摸着干枯的树枝。

我撑着伞,漫步在小巷中,脚下的青石板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,泛着温润的光,雨水顺着屋檐滑落,滴答滴答,似在演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小巷两旁,几株桃花在雨中微微颤动,那粉嫩的花苞上挂着晶莹的水珠,宛如美人垂泪,楚楚动人。不禁想起那句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,在这春雨的笼罩下,连思绪都变得如飞花般轻盈,如丝雨般绵长。

抬眼望去,远处的山峦被雨雾笼罩

着,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写意的山水画卷。山上的树木,在雨水的轻抚下,渐渐泛出绿意,那是生命的颜色,是春天的信号。此时,我仿佛能听见树木在拔节生长的声音,那是生命的律动,是大自然最动人的旋律。

田野里,农民们趁着这春雨,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。他们弯下腰,将希望的种子播撒进泥土里。这雨水,是大自然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,滋润着土地,也润泽着他们的心田。远处的池塘里,水面泛起层层涟漪,那是雨水落下的痕迹,几只鸭子在水中欢快地游弋,时而潜入水中,时而浮出水面,还不时发出

欢快地叫声,为这寂静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在这春雨绵绵的日子里,沏一杯香茗,翻开一本好书,让茶香与书香在空气中交融。或者,什么也不做,只是静静地坐在窗前,听着雨声,看着雨滴在玻璃上滑落,思绪也随之飘远。这一刻,尘世的喧嚣被隔绝在外,内心变得无比宁静。

雨水,用一场无声的滋润,开启了春的序章,让世间万物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而我们,也在这雨润万物的时节里,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美好,期待着未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

开往春天的S1线

张鹰

风很劲
衣衫凛透
却也吹面不寒
一场沙尘被一场快雨扑灭
斑駁是它们追逐的脚印
踟蹰 走进北方的早春
喜鹊的心绪不再漂泊
枝桠编织着蓝天与星光
定格三月的小欢喜
用火红的裙裾点燃枝头
在皱纹里捞出金色的记忆
炸裂出一朵朵早发的迎春
脚步丈量着风速
风筝舞的歪歪扭扭
那是孩子写给春的秘密
灵感在轰鸣声中醒了 汗水
点染的肌理粗糙的画布
溢满了创造者的理想
线条流畅的驶向桃花深处
空中的姿态宛转
那是S1线奔向春天的瞬间

流金岁月

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儿时的一幅和谐、恬静、优美而充满田园诗意的画面时常萦绕在梦乡。

不记得小时候放过几次牛了,反正没上学或者放假在家的时候,就一直在跟同村的小孩或大人一起去放牛。主要也是为了减轻老妈的负担,因为经常看到老妈边干农活边放牛,往往都顾不上回家吃饭,很是辛苦,想着能帮点儿是点儿。

因为小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机械,各家各户干农活基本都是靠人工或养一头水牛来帮忙,放牛就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,所以水牛必须得喂饱、喂好,才能有气力干活。

虽然放牛比较枯燥乏味,时间也

长,但放牛的乐趣也不少,比如可以摘野果吃、挖野生竹笋,或者捡田螺、掏鸟蛋、钓鱼、抓虾、攀爬树木、下河游泳等等。有时候也会带上课本或者小说,边放牛边看书写作业。同村有个叫“尾叔”的人,他每次看到我都夸赞说:“这小伙子学习挺刻苦的,连放牛时间都在看书。”虽然他说的有点夸张,但确实在放牛时候看过几次书,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玩的多,小孩的乐趣主要是在田地里摘野果、追蝴蝶、捉蜻蜓、斗蚂蚁、捞蝌蚪、摸鱼虾、捡螺蛳这些,淘气的时候还有用鞭炮炸牛粪的,跑得慢或摔倒就不是一个惨字能形容了。

放牛路途有远有近,近的就在村边林地或者水田周边,远的也有好几公里。放牛往往都是从早上放到下午,中

午肚子很饿,一般都是随便找点野果吃,偶尔砍条甘蔗吃,有时候可能会挖点红薯来烤着吃,偶尔也会用一个饭盒带着点粥,但没有菜,顶多在粥里放一点粗盐。水壶都是以前大人用过的那种绿色的军壶,很结实耐用。

印象里好像只有准备过年那几天才不用去放牛,因为各家各户一般都会提前贮存一些甘蔗叶子喂牛,牛也比较爱吃这个。但后来村里人调整了种植结构,各家各户没人种甘蔗了,想找到甘蔗叶喂牛也没有了,一般也没有贮存任何草料,所以就算过年也要去放牛。

虽然“牧童骑黄牛”的画面感觉很和谐美好,但我感觉大部分水牛都不太喜欢让人骑。小时候个子比较矮小,只想尝试骑牛,但没有几次是成功的,只

有当牛吃饱了,偶尔才能从牛必经之处的土坡跳上去骑几秒钟。有一次,在叔叔家屋后的一个土坡上,想试着跳上牛背骑一会儿,结果牛受到惊吓,它用力弹跳了几下就把我从牛背上摔了下来,鼻翼被地上的石头划了一道口子,至今仍有点疤痕,而且还被牛脚踩到过脚趾头,挺危险的,从那以后一直心有余悸,不敢再尝试骑牛了。

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,现在村里人也不再养水牛了,收割水稻、翻耕等农活也都用上了小型农业机械,每当到水稻收割季节或者需要农机帮忙时,只要打个电话,出点费用就可以省时、省力完成收割任务了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估计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远程操控机器人去干农活了。

